



百姓纪事



秋日午后，阳光正烈，收拾东西，一个人，一瓶水，一个相机，沿着河堤出发。

偶遇蜂农

第一次让我驻足的是杨树林里的一片蜂箱。

站在河堤上，透过杨树林看去，太阳照在蜂箱上的光线柔和唯美，拿出相机寻找着最佳拍摄角度，这时从旁边的棚子里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。她问：“你是记者吗？”我摇头说：“不是。”她接着问：“这有什么好拍的？”我说：“看着不错，感觉很好。”她又问：“发表吗？”我又摇头。她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接着告诉我，曾有记者采访她，说在具有线电视台播放，但河堤棚子里没有有线电视，问我是否看到过。我答：“没有看到。”话语间，我看到她失望的眼神。

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我好

奇地问：“你大约养多少箱蜂？正常一年能收多少斤蜜？一般放蜂都去哪里？”她笑了：“你采访我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随便问问。”

她告诉我，她是本地人，刚从外地放蜂回来，从春天开始就随着花季迁徙，养了100多箱蜂，正常年景一年收入几万元钱。每年都去湖南采油菜花蜜，去信阳采夏枯草蜜，去山西、陕西采荆条蜜和槐花蜜，反正哪里有花就朝哪里去。我又问：“现在桂花正开，为啥不采？”她答：“天气凉了，不想跑了，每搬一次家就好像患了一场大病。现在虽说都是找加长货车搬运，但除了蜂箱还有家里的所有东西，太累了。现在蜜蜂采的杂花蜜，够它们过冬，不再收了。”

说话间，男主人从蜂箱边走过来，打着招呼让坐下喝杯水。简易的帐篷、简单的家什，100多箱蜜蜂就是他们的所有。蜂是逐花而去，蜂农依花而居，有花的地方都是相对偏远的地方，这对夫妻放蜂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
蜂蜜，不止有甘甜；逐花而走，不止有浪漫；他们深深懂得追逐鲜花的艰难。

摘柿人

告别了蜂农夫妻，继续向前走。来到一棵高大的柿树下，只看见车

世间美好 皆因遇见

■徐明

子和摘下的柿子，并不见人。正纳闷间，忽听头顶有人说话：“看见我没？”循声望去，一条长长的绳子从树梢垂下来，顺着绳子看上去，一人站在树梢上摘着柿子。

我瞬间惊呆了！手膀粗细的树枝上竟站着一个男人。他问：“你一个人采风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出来转转！”“前天摘柿子，都市频道的记者非要给我拍几张照片，说是做宣传。我说我摘柿子、卖柿子不需要宣传，想吃自然会有人买，卖不出去我自己吃”。他站在树梢上边摘边说，我站在树下胆战心惊地边听边看。

我看他一个人，担心他从树上掉下来，就站在树下和他聊天。他告诉我，他家种了15棵柿子树，棵棵都很高大，每年冬天都上农家肥，所以他们家的柿子结得又大又甜，以前都是小贩直接来买，虽省很多事儿，但赚钱太少。这几年开始自己卖，这样下来能多挣不少。

和他交谈中，我知道了柿树是怎么种植的，还见到了用来嫁接柿树的种树。

说话间，柿子摘得差不多了，他麻利地从近两层楼高的柿树上爬下来，我紧张的心才平复下来。

看着满满的一车柿子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今年柿子大丰收，按现在市场价算，15棵树能赚不少哩！”

此时的阳光照在柿树上，红彤彤的柿子映着他黝黑的脸，装点着沙颍河的风景，也写满了他的如意。

钓趣儿

一条穿城而过的河，不仅养育着沿岸上千万人的吃水、灌溉，还为小城里的人增加了不少乐趣。

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西，岸边坐满了大大小小的垂钓者。有朋友一起，有父子同往，有一人独钓，数十公里的岸边伞如擎盖、钓者如云。其中，父女两人放了11根渔竿。我问他们是否顾得过来，父亲笑着说：“现在渔具都先进，有警报，鱼儿上钩就响。”我看了一下，两岸钓鱼的没有渔具多，鱼儿没有钓鱼人多。这样紧挨着绵延数十里，能有多少鱼儿上钩？据说，他们有时蹲一天两天也钓不上几条鱼。即使这样，大家还是乐此不疲。我想，大多数人并不是在钓鱼，而是在钓趣儿。

走在河堤上，松软的泥土覆盖着厚厚的落叶，风中飘着泥土香、枯草香，还有各种植物散发出的自然清香。一路走来，我与风、与泥土、与河流、与大树、与河堤上生活的人们擦肩而过，正是这些擦肩而过的相遇，让我们成了彼此的风景，也成就了一个美好的下午。①8

人间草木

龙湖蒲草

■顾永磊

一位痴情、率真的女子以内心的愁闷、彷徨形成了一场单相思，成就了一首流传数千年的绝美之作《泽陂》。

“彼泽之陂，有蒲有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？寤寐无为，涕泗滂沱。”这首出自《诗经·陈风》的名篇，用看似毫无关联的蒲草与荷花表达思念之情，通俗易懂的文字，将这位痴情女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惟妙惟肖，穿越三千年，我们依然能读出这位女子浓浓的思念。

《诗经》里的蒲草是解读少女情感的植物，蒲草也开始在《诗经》中成长起来，碧波荡漾的湖水滋润着蒲草肆意疯长。

初夏时节，刚刚走出春的凉爽，铆足了劲儿的蒲草便迫不及待地疯长，不经意间高大起来，柔韧且修长的蒲叶宛如一柄柄绿剑刺向蓝天，凛凛然透出一股侠胆之气。密集而茂盛的蒲叶，一片片、一丛丛在龙湖周边的浅水中随风摇曳，姿态万千且飘逸洒脱，美得让人有想触摸的欲望。

蒲草从《诗经》中一路走来，在文人的笔下渐渐从自然之物转化成为情感的承载之物。在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描写刘兰芝无

端被休回娘家时，就以蒲草的坚韧作比较，向焦仲卿表明心志：“君当作磐石，妾当作蒲草。蒲草纫如丝，磐石无转移。”

蒲草穷居乡野河塘湖边，对生存环境要求很低。唐朝文学家韩愈有诗云：“我有一池水，蒲草生其间。”只要给它一池水，蒲草便安之若素，送你一方明媚的景。

蒲草偏居一隅，喜欢安静，耐得住寂寞，本身的清寂注定了蒲草的性格内敛，即使默默无闻也不流俗，就这样兀自生长，不讨好、不讨巧。这种天然傲骨的倔强，倍受历代文人的喜爱。

时光走到今天，龙湖的蒲草早已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把文人赋予的柔性之美揉进柴米油盐生活的日常，有蒲草陪伴的童年，有快乐的往事。炎炎夏日，刚刚生出蒲棒的蒲草，引来一群又一群不知疲倦的小朋友，胆小点的头上顶着蒲叶，在浅水区来去，拿根蒲棒玩耍，胆大些的则光着屁股，像小泥鳅似地跳下水，在茫茫蒲丛中戏水、摸鱼，追赶水鸟、搜寻鸟蛋、争抢蒲棒。平日里寂静的湖水在孩子们的疯闹中水花飞



溅，惊起一群群水鸟。玩累了的孩子不知归去，顺手掰根蒲棒吃上几口，玩到天黑，拿根蒲棒点成蒲灯，在手中一闪一闪，拿着晃一晃，既能照明，还能驱赶蚊虫。

蒲草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的同时，也带给周边百姓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。每年入秋后，勤劳的渔民便开始割蒲草，做成蒲团，编织成蒲扇、草帽、草垫、草篮，蒲编制品名满全国，远销海外。

蒲草在当地被称为蒲子，蒲子根又被称为蒲菜。这里的蒲根与其他地方不同，不仅没有涩味儿，还略带甜头，味道清爽可口，被誉为龙湖名菜。如今，随着对龙湖的开发治理，已禁止采挖湖中的蒲根。

蒲草执着且无声无息地在湖底蔓延、生长，悄无声息地净化着湖水；以它特有的香气，穿越时空，飘荡在碧波荡漾的万亩龙湖。①8

心叶一片

梦中梦

■灵韵

梦中我又做了一个梦
梦见你那熟悉的倩影
若隐若现在烟雨中
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
回想起牵手漫步时空
缠绵的风伴着星星
吹拂着沙滩蓝色的夜灯
诉说着点点温情
梦中我又做了一个梦
梦见你那浅浅的笑容
长长的视线中
深深醉了我的魂灵
回想着蝶恋花的爱情
绵绵的风伴着歌声
吹拂着花海美丽的仙境
诉说着怒放的心情
每天都想梦中做梦
梦中的梦心想事成
羞羞答答的爱情
能够拨开云雾走向光明
每天都想梦中做梦
梦中的梦钟爱一生
天荒地老的爱情
能够海枯石烂千古传诵②8

文字统筹 董雪丹
本版插图 普淑娟